



世界名人背后的 女人

目 录

失去了爱的总统夫人.....	(1)
总统家族背后的风流案.....	(8)
用爱使丈夫成功的人	
——美国第一夫人 南希.....	(28)
丘吉尔身边的女人.....	(47)
一代伟人拿破仑爱的悲欢.....	(55)
日本式的“灰姑娘”——美智子.....	(73)
一个女人的选择.....	(85)
千岛之国美人的爱和恨.....	(98)
苏加诺总统与他的日本妻子.....	(121)
巴列维王朝的孪生兄妹.....	(133)
女刺客成了元首夫人.....	(159)
毒汁浸润的爱.....	(169)
政治联姻的兴衰史.....	(186)
一代娇女与卖国贼.....	(212)

失去了爱的总统夫人

1941年圣诞节时，到白宫的许多客人，都曾得到过一张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埃利诺赠送的生活照。这是总统和夫人最喜欢的一张近照。

照片上，罗斯福总统正欲翻阅圆桌上的一本厚书，身材修长、仪表端庄的总统夫人微笑着坐在那里织着手中的毛衣。了解埃利诺的人们都说：这是对罗斯福夫人的最好写照。因为她总是那么忙，大家从来就没有见她闲着过，就连平时走路都象小跑一样。她经常跑着走进走出正门，跑着跳进等候她的汽车，在白宫开会从一个厅到另一个厅，她也总是一溜小跑地过去，甚至连裙子都飘拂起来。开会时，她的手仍旧闲不住，不是不停地记笔记，就是不停地织毛活。她利用开会时间织出了许多婴儿毛毯等手工制品，除了给她的儿孙们，还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她那充沛的精力、超人的智慧，为白宫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在白宫，埃利诺每天要处理数以千计的具体事情。清晨，当她草草地梳妆后，便穿着宽松的晨衣从那色彩单调的卧室中走出来，到休息大厅招待住在白宫的各种客人和因公事赴约的来宾或朋友们吃早饭。等到将这一切安排就序，她自己用早餐时，男仆从一楼送上来的熏肉、鸡蛋早已冰凉了。

早餐之后，埃利诺便马上又乘电梯到那间紧靠楼梯、俯瞰北草坪的小办公室，同秘书一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通常她总是首先口述供报业辛迪加在各报发表的专栏文章《我的一天》，让美国人民始终了解总统夫妇的活动。可是，好

动的总统夫人永远坐不住，她经常突然纵身离开写字台，一边飞快地穿过大厅和走廊，一边用她那又尖又高的声音向跟在她身边的秘书继续口述她的文章。她非常健谈，而且说话的速度也很快，数百万字的文章，常常是在她一边下达命令，一边布置工作的过程中口述完毕的。与此同时，一张张象大夫的处方一样的条子，送到了传达长的面前。她已为白宫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足够千四十八小时的工作。

随着播音器的嗡嗡声和传达长办公桌上电子告示板的箭头，工作人员便知道埃利诺又离开了办公室，沿着铺满红色地毯的走廊不断地进进出出，象一股风一样。她那花白的松松地缠在脑后的头发已经显得凌乱了，可她似乎并不在意，还在忙着为“交际午餐”临时增加的客人安排座位，指示工作人员填写座位卡。有时她还亲自跑到传达室，自己动手在卡片上书写客人姓名。

在餐桌上，埃利诺和罗斯福一样，从来都不喜欢坐在桌子上，无论是在国宴厅还是在小餐厅，无论是宴会还是午餐会，她总是坐在餐桌的中间，而且事先在传达室把位置定下来。因为她把这短暂的午餐也看作一个小小的、特殊的社交活动。坐在中间便于接近客人，方便同他们谈话。她为总统推荐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就是她在餐桌上发现的。

下午，是埃利诺接待官方客人的时间。她有时在一楼从事国务活动的几个房间里约见客人，有时在红厅内会见客人。但是每一位客人只能占用她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一到时间，白宫的工作人员便会去通报她的下一个约会，这样客人也就知道自己该走了。她经常是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会见许多客人。

下午五点钟的茶会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在这个时间里，埃利诺都要在楼上的西休息厅招待罗斯福家的世交、私人朋友和投宿白宫的客人喝茶。由于她是一位滴酒不沾的严格的戒酒主义者，因此她总是以茶待客，并把主持茶会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吃晚饭的时候，埃利诺的客人仍旧不少，特别是星期天晚

上。她的餐厅更象亚洲的沙龙。她用从总统的家乡海德公园村带来的大平底银火锅炒鸡蛋来招待客人，但主要是聊天。被邀请来的客人有作家、艺术家、女演员、剧作家、雕塑家、舞蹈家、旅行家和她的世交好友以及大使、最高法院法官、内阁成员和总统的顾问。他们一边吃一边聊，总统也经常到这里倾听他们的谈话。

由于埃利诺热情好客，白宫从清晨到深夜始终是宾客盈门。按接待客人的房间来算，白宫一次最高可接待二十一位客人留宿，但是被埃利诺邀请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常常超过这个数字。她经常把电影明星、政界朋友、甚至在旅途中结识的普通人都请到白宫来吃饭或住上一夜。可是有些人请来后，她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要客人一来，她就任其自便了。客人们进进出出，到处转悠，把白宫当作旅馆一样。埃利诺有时也根本不知道楼下睡的是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因此白宫的客房总是紧张的。

有一天，两位新到的客人提着手提箱走进白宫，传达长耸着肩膀风趣地说：“我们只好用钩子把他们挂起来了。”由于埃利诺的孩子们到总统官邸来时并不享受任何特殊的优待，总统夫妇只在约定的吃早餐时，才同他们晤谈一会。对待他们同对待在白宫留宿的客人没有两样，因为是总统的家人，有时反倒得谦让客人。这次，为了招待这两个客人，传达长只得让埃利诺的儿子在一周之内让了第二次房间。

在白宫众多的客人中，还有两位是“永远不回家”的长住客人。其中一个是在二楼西北角那个小房间里的劳伦娜·希柯克。她的房间与埃利诺的卧室仅隔一个大厅。她曾当过记者，人们都习惯叫她“希克”，她在报道总统首次竞选活动时，成为总统夫人的知己。她离开报界，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工作后便搬进了白宫。她是一个男人型的大块头女人，喜欢独往独来，从来不同埃利诺的家人及工作人员一起用餐，也从来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当总统官邸的客人太多时，希柯克小姐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再睡在埃利诺简朴的起居室的睡椅上。

另一个常住客人是约瑟夫·拉什，他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只要他只在华盛顿，他就住在二楼总统卧室对面的蓝色小卧室里。拉什是美国学生联合会的执行秘书，埃利诺同美国青年大会有工作关系，因而对这个年轻人特别感兴趣，而且可以说他在埃利诺的生活中占居着独特的地位，是她最信赖、最亲近的朋友。虽然埃利诺每天的工作都很繁忙，但早餐前她总要去向拉什问早安，就寝前总要向拉什道晚安，还常常在他的房间里长谈到深夜。他们经常漫步在白宫十六公顷草坪的周围，有时还一起到华盛顿的大街上散步。而且当拉什被召到国会，向参议院的某个委员会作证时，埃利诺就象一位担忧的母亲一样坐在旁听席上，手中的毛衣针也在随着她那急切的心情嚓嚓地作响。不知是不是她的孩子不在身边的缘故，人们总是觉得她对拉什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亲。

有一回，因为传达长没有通过埃利诺给拉什换了一个房间，结果几乎造成了一起国际事件。那是埃利诺离开华盛顿期间，挪威女王储玛尔塔来白宫拜访总统。传达长把女王安排在二楼东头的女王室下榻，她的侍从则安排在旁边的蓝色小房中，让拉什搬到三楼的一个小房间。

埃利诺从纽约出来，虽然在火车上只睡了一会，可到华盛顿时已是翌日凌晨。她回到白宫后就直奔拉什的蓝色小卧室去了。此时，工作人员还没有来的及将玛尔塔女王储来访的消息及安排的情况告诉她。她象往常一样，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就走了进去。她惊呆了，她见到的竟是一位陌生的男人，一个一丝不挂的陌生男人——玛尔塔女王储的侍从。

第一夫人的自尊心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她气冲冲地打电话给传达室，以冷冰冰的口吻说：“今后在未同我联系之前，绝对不准把客人从一个房间搬到或换到另一个房间去，无论我在那里，电话员都能找到我。”

虽然她对待手下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始终是十分严肃的，不象

对成千上万的来客那样和蔼可亲，并且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使人感到敬畏。但是她对工作人员发脾气的时候不多，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而且工作人员们都为她的精神而更加敬重她。初到白宫的人觉得她太忙乱，怀疑那样是否能办成事，但时间长了就会认识到，她是一个充满计划、充满目的的活动家，她总是朝着具体的目标前进，是总统的不可缺少的最得力的助手。

早在1910年，罗斯福获得了纽约参议员的席位以后，埃利诺也就作为一个良好的伴侣开始了她漫长的政治生涯。1921年在罗斯福刚刚被民主党提名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不久，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迎头而来，他患了脊髓炎，成了瘫子。埃利诺精心地护理他，并支持帮助他度过了难关。1928年罗斯福出任了纽约州的州长，1932年又成功地竞选为总统。进入白宫之后，埃利诺更成了他的耳目，成了他的高级情报员。

由于罗斯福下肢瘫痪，行走不便，总统的外出活动几乎都由埃利诺承担下来。因此，专门为埃利诺安排旅行的工作人员，整天都在为预定车票、安排旅行日程忙个不停，特别是当埃利诺改变旅行计划时，她们更是忙得焦头烂额。

埃利诺经常到最偏僻的地方去了解民情，她去过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城，到过俄勒冈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公共建筑工程工地，还到纽约州去过无数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代表总统到英国视察了陆军营地和医院，并到新西兰、澳大利亚、瓜达卡下群岛和太平洋其它岛屿进行了访问。她还巡视了拉丁美洲的一些基地，当时的许多人都还记得埃利诺穿着红十字会制服的情景，因为她不仅看望军官，也看望士兵，并成为许多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之间的私人信使。

回到华盛顿，她不仅为军人家属带回了信件，也为罗斯福总统带回了信息。驻扎在英国的士兵抱怨脚冷，她请求罗斯福总统发给他们毛袜子，驻扎在澳大利亚的士兵抱怨受到歧视，她请求总统不要让黑人象奴隶一样干活。她还常常抽出时间来给那些军人

写信，给他们的家属写信。

当伤兵被送回华盛顿后，她便经常在下午为那些能到白宫来的伤员举行茶会，并当场将刻有“总统府”的字样的银茶匙送给向她索要纪念品的伤员，以至吓得传达长赶紧订购了一批没有任何标记的普通茶匙，并向夫人请求不要把银器送人。

“无论一个女人有多么平凡，一旦真挚和忠诚标榜在她的脸上，一切都会被她吸引过来的。”埃利诺正是用那真挚的、亲切的、朋友般的热情吸引了人们，赢得了人民对她的信任，致使她轻而易举地取信于从目不识丁的农场工人到政府高级官员的任何人。因此，她每天傍晚去见总统时，除了带去一大堆文件之外，还会带去许许多多的情况和一堆堆的设想。当时尽管总统在全国各地已找了许多的人充当耳目，可是当大多数人走进总统的办公室时，总会产生一种敬畏心理，会不由自主地向总统只报喜不报忧。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不能直言的倾向，埃利诺更成了总统最值得信赖的观察员。

由此可见，埃利诺是罗斯福工作中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埃利诺能成为他的朋友和知己，罗斯福也能同他的工作人员保持密切的关系，可他们夫妻之间始终保持着最松散、最平等的关系。罗斯福与秘书和私人顾问在一起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与埃利诺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连日夜守候在白宫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见过总统和夫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据说在二十多年以前，当埃利诺带着孩子们到加拿大坎贝了度夏时，罗斯福发生了不忠于她的事情。埃利诺是从罗斯福没有保存好的信件中发现这件事的。

埃利诺的生活破碎了。想当初，她是一位并不漂亮，而且羞涩难当的少女时，就爱上了这个精神抖擞而英俊潇洒的堂兄。从此以后，在她的生活中再没有过别的男人。特别是婚后，罗斯福就成了她的一切。因此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她更加怒不可遏了，她坚决要求离婚。但是为了罗斯福的事业，为了他们的孩

子，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与罗斯福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维持夫妻关系，但是约法两章。罗斯福以后不再见那个女人；埃利诺另辟卧室，今后在他们的爱情中没有性关系。

然而精明强干的埃利诺最终还是受骗了。当罗斯福逝世之后她才知道，二十七年来她的情敌从未从她丈夫的身边走开。

1944年，当埃利诺忙完罗斯福的第四届总统竞选后，她与总统就更少见面了，人们似乎注意到她对许多事情比对总统竞选更感兴趣。生存田园（失业工人办的自救农场）、全国青年事务管理局、单身妇女工作团、公共事业振兴署以及其它一些同社会福利或社会正义有关的计划，都是埃利诺比较关心的工作。而且在种族问题上，她还远远地走在了罗斯福的前面。

她曾反复请求劝告罗斯福在武装部队中实行种族平等，建议制定彻底的民权法和在国防工业系统实行种族平等，还邀请黑人到白宫做客。每当她的黑人朋友，杰出的教育家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思到白宫时，总是受到国家元首也很少受到的热情欢迎。埃利诺不仅跑过汽车道去迎接贝休思，还总是同她手挽着手走进楼里，这使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华盛顿的人们异常愤怒，她被深深地卷入了为美国黑人争取人权的斗争。虽然在今天看来，她的努力是幼稚的，有的甚至是保守的，但在当时却使她所属的纽约上流社会大为震惊，但也唤取了无数美国人心中的希望。

1945年4月15日，罗斯福因病离开了人世，虽然一段时间以来，罗斯福的病情很明显，但埃利诺仍旧感到意外，她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她为失去丈夫而痛苦，也为了解到的一切而心碎，并感到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她默默地回到海德公园的一座小别墅里，告诉来访者：“故事结束了”。

然而，在一年之内，这位坚强的女人又成了美国驻联合国的发言人，继续了她那朝气蓬勃的生涯，直到1962年她身衰力尽之时。11月7日她逝世在纽约城，被安葬在海德公园她丈夫的身边。

（曹艳荣编写）

总统家族背后的风流案

肯尼迪家族培育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统约翰·菲茨吉拉德·肯尼迪，从此更加风靡政界，吸引着美国国内的更多追随者，令国际政坛刮目相看。

当约翰·肯尼迪的曾祖父作为一名爱尔兰的穷苦移民，裹着肮脏的头巾落脚美国东波土顿时，他为能逃避饥荒和瘟疫而庆幸，绝不会想到他的第四代人中会产生一位主宰这片新大陆的总统。

未来总统的曾祖父一旦立住脚，便把爱尔兰人那种喜欢冒险的精神投入经营的制桶业。到未来总统祖父那一代，这个家族靠经营酒店已经致富，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了东波土顿最有权势的幕后政治家。

由于出身卑微，社会地位低下，为了不致于被人冷落，在家庭教育中，未来总统的父亲对孩子从小灌输“争强好胜”意识，要求他们“事事争第一”，“当第二号人物就意味着失败”。于是，竞争，疯狂地去竞争取胜成了肯尼迪家族的特色，“不惜一切代价取胜”是他们家族成员必须恪守不渝的准则。

近似疯狂的竞争意识甚至在同族兄弟之间也不可避免。

未来总统的哥哥——大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为保住同辈人中的“领导地位”，把大弟约翰（未来总统）视作严重威胁，常常排挤他，处处压服他。1944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在英国服役的小约瑟夫获悉弟弟在一次海战中成了英雄时，不是表

示高兴，而感到万分沮丧和绝望。他决心尽快在战争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以提高自己的声誉，证明他才是肯尼迪家族中最著名的后代。有这种思想支配，他一次执行任务时，发现飞机引擎有毛病，不顾别人提醒、警告，一意孤行，终于机毁人亡。

疯狂的竞争一次次为家族带来声誉，又一次次导致了家族的悲剧。

约翰·肯尼迪这一代人，其兄在1940年曾被选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其弟罗伯特曾任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长，小弟爱德华从1962年便任美国参议员，至今仍是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弟兄四人全进入政界，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他们又一个个相继陨落。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杀；1968年罗伯特也遭暗害；1969年爱德华在一次事故中差点丧命，即便有点神差鬼使，侥幸生还，但造成的政治声望落差却是无法弥补的。

这是个有几分神秘的家族，也许因其神秘的色彩才更引人注目。

这个家族能够立足于美国政界的秘诀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美国颇有声望的《生活》杂志曾撰文，“美国人按工作成绩评出的最近九位总统的名次是：罗斯福、肯尼迪、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里根、福特、卡特、约翰逊和尼克松。根据每位总统的道德标准评出的名次是：杜鲁门、卡特、罗斯福、里根、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尼克松和肯尼迪。肯尼迪的道德评价与工作评价反差度最大。

这并不是秘密，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总统，他又属于出名的好色之輩。他热衷于女人的程度仅次于政治，桃色的云团始终飘浮在他的头上，他与各种女人之间的神秘关系演变出种种荒诞故事来。

二

她不会让任何人真正接近她，尽管她与人相处时，打招呼，开玩笑的方式是诙谐的、无拘无束的。杰奎琳·肯尼迪作为总统夫人入主白宫时给人的印象是漂亮、年轻，有一身动人的风韵。她说话轻声细语，象是怕惊动了别人。实际上，那双大眼睛射出的直率、逼人的目光让人不敢小觑。

她不喜欢闲谈，不愿意说“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寒暄话，而讲究办事效率，用灵活巧妙的手段让周围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她效劳。

她真是一位让人猜不透的女人，她就是约翰·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李·维布尔·肯尼迪。

杰奎琳早年的生活是在纽约城和长岛的东汉普顿度过的，她几乎在学会走路时便学会了骑马，骑马成了她一生中的最大爱好。她在法国接受完了高等教育，并爱上了作诗，写小说，画插图，跳芭蕾舞。回到华盛顿后，她在一家报社找到了“采访摄影师”的工作。

在一次采访时，漂亮有学识的杰奎琳与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相遇。他当时在首都少女心目中，是最有名望的单身汉。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又加之一见倾心，经过一段浪漫又隐蔽的罗曼史，1953年两人在纽波特举行了婚礼，成为当时一项重大新闻。

婚后，作为一位最富有精力的政治家的妻子，杰奎琳很快适应了新角色。特别在约翰竞选国家总统时，她的美丽、智慧和优雅举止为丈夫赢得了选票。选民们高喊着“杰——奎，杰——奎”时，他们确实是为她本人而不是为她身旁伟人的政治性陈词滥调欢呼的。没有她，也许没有肯尼迪总统。这段历史是永远说不清的。

杰奎琳·肯尼迪与丈夫之间，既不象杜鲁门夫妇那样亲密得

如胶似膝，心心相印，也不象艾森豪威尔夫妇那样公开地亲亲热热，但也不象罗斯福夫妇那样公式化，“一本正经”地令人吃惊。肯尼迪夫妇的生活是美满的，但他们的夫妻关系说达到真正亲密无间的程度，这可能永远是个遗憾。

作为第一夫人，杰奎琳很明确她的任务是“照顾总统”。她说：“即使我因此没能很好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我也不认为有多大过错。”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两人之间在兴趣、家庭背景和个性方面的差异及情感生活中的缝隙。

多数美国人知道肯尼迪总统比其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注重新闻界和公众对他本人与家属的看法，但极少有美国人知道这位总统对墙壁的色彩、围墙的高度和违背传统的任何做法都锱铢必较。他在政治上极富于幽默感，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却很少领略过他的幽默。他总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如果把这位总统公开的形象单独拿出去，他可算作是典型的枯燥无味的政客，象一块在厨房角落里放了两天的三明治。是她的妻子杰奎琳主动与他配合，形成珠联璧合的情趣。

白宫的宴会举世皆知。杰奎琳举办这种宴会，照明采用的是蜡烛，餐具使用的是大瓷器。即使只有两人就餐，宫廷烹饪大师勒内仍一丝不苟地按照四道菜的国宴规格烹调：先上鱼、后上主菜，其次是沙拉，最后是甜食。自此从华盛顿到整个美国几乎摒弃了传统的、规模盛大的、隆重无比的鸡尾酒会，仿效肯尼迪模式。肯尼迪模式在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没有一位总统把个人的影响力延伸到政治以外这么远的领域。

杰奎琳一直在想方设法取悦于总统，把他带进自己喜欢的艺术世界。她从内心而言并不喜欢政治活动，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涉足总统的政治领域。

总统夫妇作为欧洲的客人访问西德等国时，当世界各地群众高举双手跳跃地呼喊“杰——奎，杰——奎”的时候，她陶醉了，她开始欣赏接受阿谀奉承这一套。总统本人兴奋地承认，自

己这位在公众面前有些腼腆的夫人实际上是一笔非常珍贵的政治财富，如果没有她在身边，说不定自己会挨臭鸡蛋的。在这种场合谁是太阳谁是月亮是很难分清的。

从柏林、罗马到德里，肯尼迪外交的成功，总统夫人的魅力起了多大作用，任何电子计算器也无法估算。

她是个活泼爱玩的女人。每个周末，总统和夫人都离开白宫去外地，星期一早晨返回。她喜欢在起伏不平的牧场上骑马，尽情地驰骋。这时，她可以只身一人前往她喜欢去的地方，不需要特工人员跟随。而总统却愿意在奥林匹克规格的游泳池里消磨时光，然后再光顾一下法国式的弹子房。两个孩子不管不顾地愉快嬉戏。这种周末生活在尽情上可算足矣，和谐却根本谈不到。

她喜欢宁静地生活，他却追求连续不断的新闻宣传运动。他最好的朋友是新闻记者，她却极力掩护孩子避免新闻界的冲击。这也许在她走进一个积极拉拢舆论界的家族之日起，这种不和谐已经存在了。

她学会了用极其巧妙的方法在追求宁静生活和应付讨好新闻宣传之间寻求平衡。她极有想象力，总能想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故事或拿出她和孩子的一些照片满足新闻记者的渴望。只要她在指挥，对肯尼迪家族的宣传就出不了纰漏。她在总统身后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很少有人知道，约翰·肯尼迪夫妇的真正亲密程度。在工作人员面前，总统同妻子的言谈举止颇为拘谨，让人感到，他们婚姻的圆满形象是被新闻记者们虚构出来的。

处事谨慎的工作人员注意为这对夫妇提供相亲相爱的便利。下午一至两点，当孩子午睡时，肯尼迪夫妇闭门谢客，共度幽时。悠扬的音乐声飘进大厅，这是肯尼迪夫人放在她与丈夫卧室之间的立体收录机播出的。这是白宫工作人员仅知的唯一秘密。

了解宫闱秘密应该找总统的贴身男仆乔治·托马斯。他的一项任务是准时叫醒睡眠中的总统。乔治常发现，总统并不在自己

的房间里，于是便踮着脚尖悄悄走进隔壁总统夫人的卧室，轻轻把躺在夫人怀里的总统叫醒。

肯尼迪的情妇埃克斯纳对这方面的问题谈得更坦率：“杰克（埃克斯纳对约翰·肯尼迪的爱称）在1960年4月12日晚上说，如果他得不到总统提名的话，他就和妻子离婚。他只简单说，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肯尼迪一生和多少女人超过正常的男女交往，这个秘而不宣的问题是一言难尽的。

令人吃惊的是，在紧张的竞选总统期间，而且转天便要到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初选，对政治一惯狂热的肯尼迪仍要分出心来与情妇约会。

“那个夜晚是在谈情说爱的幸福气氛中度过的，杰克显得无比钟情，他很注意我的感情，对我既体贴又温存。后来，由于他体力欠佳，而且把在白宫养成的傲慢习性带到床上，因而他似乎总在接受服务。令我惊奇的是，他在竞选总统的第一轮初选前夜仍是那样轻松，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整夜甚至没提到过新罕布什尔。次日清晨，他送给我一打玫瑰花，其中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想着你……J。”

情妇对总统这段绝美无比的注解足以说明，约翰如果达不到超一流花花公子标准，摘取“九段花花公子桂冠”是满够水平的。

一端是女人，另一端是政治的这架天平上，约翰不一定安心于政治，在夫妻的爱情上他更谈不到忠贞不二了。

埃克斯纳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不仅有总统情妇的身份，还是总统忠实的信使和联络员。

三

埃克斯纳一生中结识的男人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她的丈夫

威廉·坎贝尔。

埃克斯纳生于加利福尼亚州。14岁时，母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本人受伤辍学，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她16岁时步入好莱坞生活，结识了威廉，两年后俩人结婚。

他们的生活并不顺利，她不喜欢缺少活力和浪漫激情的男人。俩人于1958年离婚。这次婚姻对她不全是坏事，她开始感到，男人中尽是些怪物。

1959年一次偶然机会，埃克斯纳遇见弗兰克·西纳特拉。她从前在好莱坞见过他，他是那种爱女人如命的人。弗兰克对她大献殷勤，不住嘴地夸奖她越来越漂亮，她知道他想干什么。

几天后，弗兰克邀请埃克斯纳去夏威夷。她喜欢海岛的旖旎风光和异国情调。在这里两人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

弗兰克·西纳特拉是个不错的演员，她想和他保持一段亲密的关系，但是，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叫她失望和难过。弗兰克想搞群体的性活动，他把另外一个女人叫到他们的床前。尽管在埃克斯纳的坚持下，弗兰克支走了那个女人，但他们的关系从此完结了。她觉得，男人不仅是怪物，而且是可怕的怪物。

1960年2月7日，弗兰克·西纳特拉介绍埃克斯纳认识了约翰·肯尼迪。那时，肯尼迪正在他弟弟爱德华的陪伴下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埃克斯纳对约翰几乎是一见倾心。她发现，约翰喜欢闲谈，在女人面前一点儿不摆架子，还有孩子般的好奇心，对每件事每个问题总是一个劲儿问为什么。她想，能有这种好奇心的男人起码属于精力过盛型。

约翰一杯杯饮酒，那兴奋劲儿不是政治家所有的。政治家该更矜持些，不会轻易摘下扣在脸上的假面具，以防别人看透。这是埃克斯纳对政治的理解。约翰真的动了情，埃克斯纳不想让自己一下子坠入情网。她几次想借故离去，约翰不让她离开自己。

这时，爱德华邀请她到城里走走，她乘机告别了酒桌。

在车里，爱德华先抓住了她的手，她只把这个动作当成关系亲密的表示，淡漠的心里生出一丝甜意。当爱德华把车停在一条行人稀少的路旁对埃克斯纳无理时，她明白了，对面这个年轻人不是一般的动情，她的双眼冒着她很熟悉的男性疯狂的情欲，于是，她不客气地对那张喷着酒气的嘴巴伸出了手掌。

第二天，肯尼迪在西纳特拉住处邀请埃克斯纳吃午饭，宴席延续三小时，席间，约翰从家庭生活到天主教教义，话语滔滔，兴致很高。埃克斯纳告诉约翰·肯尼迪，爱德华前一天晚上向她求爱的事，肯尼迪开怀一笑：“这个小坏蛋，请你原谅他的年轻妄为吧。”对于这种表态方式，埃克斯纳颇不理解，因为肯尼迪兄弟之间对女人的竞争意识不同一般，女人的价值在他们兄弟眼里可能象交易市场上的股票证券一样，是流动性的。这种想法并没在她心里停留多久，她太爱约翰了，情愿为他做出某些牺牲。

埃克斯纳这时想的只是爱，她没料到，当一个女人和一位未来的总统连在一起时，命运会变得复杂而痛苦。

在一个月里，肯尼迪几乎天天给埃克斯纳打电话。电话里，约翰讨好地问她，一天过得怎样，看见哪些人了。在竞选总统的紧张日子里，肯尼迪急于要见到她，她完全知道事情发展的后果，她已得意得几乎飘飘然，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是春天的一个夜晚。杰克（肯尼迪爱称）转天要参加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埃克斯纳不想拒绝杰克的急切邀请，怕影响他竞选的情绪。她知道，这种时刻一个女人给他的情感需要比他的顾问提供的一打纲领还重要。何况她也在等待这一良辰吉日。

对于埃克斯纳来说，这一夜算不得良宵。也许杰克让女人们宠坏了，在床上，他只习惯等待女性为他服务，却不大关心对方的情感满足。她爱他，并不计较这些事。她感兴趣的是未来总统的家庭秘密。约翰在搂着另一个女人时却抱怨自己的妻子冷漠，这几乎和所有喜欢拈花惹草的男人一样。埃克斯纳看出来了，这个在成千上万美国人心中威望一天天高起来的参议员，本质上不过